

《永乐大典》录《世说新语》考辨举隅

鍾仕伦

一、《永乐大典》录《世说新语》的数量

今《永乐大典》共录《世说新语》(以下简称“大典本”)142则,其中第139(《排调》42)“桓豹奴是王丹阳外甥”则(卷七七五六)与第7则(卷二九四九)、第112(《品藻》28)“王右军少时”则(卷一一〇六三)与第51则(卷一一〇六三)、第48(《品藻》25)“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”则(卷一一〇六三)与第136则(二〇三〇八)重出,实际辑录为139则。在这139则中,除第133则“杨综为大将军曹爽主簿,爽将诛,及解印绶将出,综止之曰:‘公扶主握权,舍此以至东市乎?’不从,有司奏综导爽反。宣王曰:‘各为其主也。’宥之,以为尚书郎”(卷一四六〇八)外,全部见于今天通行的《世说新语》。

同时,《永乐大典》又辑录“刘义庆《世说》”两则和“《世说》”12则。据范子烨《〈永乐大典〉残卷中的〈世说新语〉佚文》考证,刘义庆《世说》中的两则为《世说新语》佚文。大典本中的第132则和《世说》中的第2则、第9则、第11则、第12则非《世说新语》文^①。此外,《世说》中的其余八则,除第1则、第3则、第4则、第6则、第8则分别见于今之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、《假谲》、《品藻》、《自新》和《贤媛》篇外,余下第5则、第7则、第10则均不见于今之《世说新语》,疑为佚文。

据此,今存《永乐大典》共录包括以“刘义庆《世说》”和“《世说》”标名在内的《世说新语》共149则。这149则与今本《世说新语》间有文字上的出入,且有的有批注语,有的没有批注语(参见本文第三部分“大典本《世说新语》辨正举隅”)。也正是这种差别,为我们了解大典本的版本来源提供了一个线索。

二、《永乐大典》录《世说新语》的版本

由于今存《永乐大典》为劫后余灰,我们无法得知大典本《世说新语》所

①范子烨:《〈永乐大典〉残卷中的〈世说新语〉佚文》,《文史》2003年第2期。

据到底是元至元二十四年(1287)刘应登刻本,还是宋绍兴八年(1138)广川董棻据晏殊校定本所刻,或者是陆游刊本。但馆臣认为是陆游刊本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四〇子部小说家类有“《世说新语》三卷”的记载,并注:“内府藏本”。汪藻《叙录》也载有三卷本。馆臣认为,自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所载以来,刘义庆的八卷本《世说》和刘孝标续成的十卷本“皆不传,惟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作三卷与今本合。其每卷析为上下,则世传陆游所刊本已然,盖即旧本”^①。据翁方纲《复初斋诗注》,四库所修之书的来源有三处:“凡内府秘书,发出到院为一处;院中旧藏永乐大典,内有摘抄成卷,汇编成部者为一处;各省采进民间藏书为一处。”^②“内府藏本”疑即源于明文渊阁藏本。明杨士奇《文渊阁书目》宿字号有“《世说新语》三册”的记载。王先谦说:“明内府书传者绝少,此云三册,当即三卷本也。”^③《文渊阁书目》为明英宗正统六年(1441)六月杨士奇等奉诏编撰。从杨士奇等人编撰的《文渊阁书目》和四库馆臣对其评价看,明文渊阁所藏典籍为“一代秘书”,《世说新语》自当归入其中而受到朝廷的重视。

《永乐大典》的修纂,开始于明成祖永乐元年(1403)七月间,定稿于永乐五年(1407),永乐六年(1408)冬清钞完毕。《永乐大典》修纂时“启用了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全部藏书”^④,原藏于文渊阁的《世说新语》三卷本似在此时被编纂入《永乐大典》。但杨士奇等承诏编录《文渊阁书目》,“不能考订撰次,勒为成书,而徒草率以塞责”,且潦草粗疏,例不著作者或刊刻者姓名与版本来源及时间^⑤。所以我们今天已很难确定大典本《世说新语》的版本和刊刻者了,只能凭一点线索予以推断。

从本文后面的“辨正”可以看出,有“批注语”的大典本《世说新语》集中在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一六〇三《藻事韵二》中,全部为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篇的内容,而无批注语的却分散辑录在《永乐大典》的各卷。此其一。

其二,第139则(《排调》42)“桓豹奴是王丹阳外甥,形似其舅,桓甚讳之。宣武云:‘不恒相似,时似耳。恒似是形,时似是神。’桓逾不说。”(卷七七五六)与第7则(卷二九四九)重出,仅“桓豹奴是王丹阳外甥”句作“桓豹奴是丹阳外甥”,缺“王”字;第112则(《品藻》28)“王右军少时,丞相云:‘逸少何缘,复减万安?’”(卷一一六〇三)与第51则(卷一一六〇三)重出,但第51则有“刘綏邪批谓更胜尔”八字;第48则(《品藻》25)“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。时名辈共说人物,第一将尽之间,温常失色。恐不及己。

①〔清〕永瑢等撰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1182页。

②孙殿起:《琉璃厂小记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11年,第25页。

③〔清〕王先谦:《世说新语考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光绪十七年思贤讲舍刻本影印,1982年,第604页。

④张忱石:《永乐大典史话》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5页。

⑤鍾仕伦:《永乐大典本〈南北朝诗话〉论考》,《文学遗产》2007年第5期。

批:‘常有如此人,无人如此写。’”与第136则重出,但后者无“恐不及已批常有如此人无人如此写”十五字。

此重出之因可能有两个。一个是大典本《世说新语》原本即有重复。杨勇认为,“《世说》编次颇多重复,称号又不一律,鲁迅所谓成于众手,其言可信”^①。因书成于众手,重出自难避免。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原本不重出,而《永乐大典》在辑录钞纂时因出于众手以致重出。如果说第139则与第7则重出是因中间间隔4800余卷,重钞的可能难以避免,那么第112则与第51则同处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一六〇三《藻事韵二》中,一有“批语”而另一则无“批语”却难以解释。同卷抄录,出现这样的失误恐为少见。如果不是粗心,则另有所据。此外,其余各卷辑录的《世说新语》几乎无批语,这种现象透露出大典本可能有两个不同的底本。

第三,大典本《世说新语》第39则(《品藻》16)曰:“人问丞相(王):‘周侯何如和峤?’答曰:‘长舆嵯峨。’”批:“嵯峨,犹今言‘牙槎’。”(卷一一六〇三)“牙槎”为唐宋人习语。晚唐诗人曹唐《病马》诗云:“堕月兔毛轻斛馥,失云龙骨瘦牙槎。”欧阳修《文忠集》七《于刘功曹家见杨直讲褒女奴弹琵琶戏作呈圣俞诗》:“啄木不啄新生枝,惟啄牙槎枯树腹。”此“牙槎”即“枒槎”。“牙槎”(“枒槎”、“槎丫”)之语,本谓树木纵横交错,引申为性格刚正不阿,处事特立独行,为人有棱有角。

本则孝标注引虞预《晋书》云:“和峤厚自封植,嶷然不群。”《世说新语·方正》篇载:“和峤为武帝所亲重,语峤曰:‘东宫倾似更成进,卿试往看。’”还问:‘何如?’答云:‘皇太子圣质如初。’”注引《晋阳秋》曰:“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继大业,遣和峤、荀勖往观察之。既见,勖称叹曰:‘太子德更进茂,不同于故。’峤曰:‘皇太子圣质如初,此陛下家事,非臣所尽。’天下闻之,莫不称峤为忠,而欲灰灭勖也。”《方正》篇又曰:“晋武帝时,荀勖为中书监,和峤为令。故事,监、令由来共车。峤性雅正,常嫉勖谄谀。后公车来,峤便登,正向前坐,不复容勖。勖方更觅车,然后得去。监、令各给车自此始。”同篇又载:“武帝语和峤曰:‘我欲先痛骂王武子,然后爵之。’峤曰:‘武子雋爽,恐不可屈。’”这些记载可以看出,和峤少以雅量称,刚正忠孝,强抗不折,与佞媚谄谀之臣荀勖形成强烈对比。和峤敢于向晋武帝说出太子(司马衷)弱植不进的事实真相,故王导目其“嵯峨”。“嵯峨”即唐宋时人所言之“牙槎”^②。如此,大典本《世说新

①杨勇:《杨勇学术论文集·世说新语书名、卷帙、板本考》,中华书局,2006年9月第1版,第447页。

②杨勇:《世说新语校笺》曰:“嵯峨,当与‘嵯峨’同。《说文》‘嵯峨,山也。’段玉裁《注》:‘按嵯,语转为峨。’嵯峨,峻险突兀之貌。《楚辞·招隐士》:‘山气嵯岈兮石嵯峨。’”(中华书局,2006年,第456-457页。)今案:杨说未见大典本批语,虽有虞预“和峤厚自封植,嶷然不群”支撑,然终不如“牙槎”说为近。

语》的“批语”恐为唐宋人所下。

据朱铸禹等人研究,元代刊刻的《世说新语》即有批语,批评人为南宋的刘应登(生卒年不详)和刘辰翁(1232-1297),二刘同为庐陵(今江西吉安)人。刘辰翁评点《世说新语》的时间大致在元至元二十四年到元贞三年(1287-1297)之间。刘强认为:“今之学者,多以南宋刘辰翁为小说评点第一人,辰翁所评何书?正《世说新语》耳。然究其实,刘应登批注本《世说新语》之刊刻更在辰翁之前,应登虽自云‘精剗其长注,间疏其滞义’,实则亦兼事评点。”^①潘建国说,元刻本现存有两部,一部藏于日本内阁文库,另一部藏于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,后者与前者“在版式、行款、字体及题署均与内阁本相同,当属同版”。但据潘建国的考证,“元刻本‘刘辰翁’评点系坊肆伪托刘辰翁之名所作”^②。今大典本中有针对“批语”的“批语”,如第36则(《品藻》12):

王大将军在西朝时,见周侯〔侯〕辄扇障面不得住。后度江左,不能复尔,三叹曰:“不知我进伯仁退。”批:“未尝不自知。”“批是谓在洛时,敦尚畏颍,过江后敦渐得志,不复惮矣,故叹曰:‘不知是我进乎,伯仁退乎。’”(卷一一六〇三)

此似可证明大典本“批语”为前后两人所下。后者的“批语”如系坊肆伪托“刘辰翁”所作,恐难以进入《永乐大典》编撰者的视野。今存元刻刘辰翁批语本,均以墨盖阴刻“批”字为标志,而大典本有的批语有“批”字,有的批语没有“批”字,还有用“言”字的批语,说明大典本与今存有批语的元刻本版本并不相同,大典本“双批语”的存在和不同形式的批语证明“刘辰翁批语”恐非伪作而为刘辰翁本人所下。

从有批语的大典本《世说新语》还可以看出几个问题。

一是除极少数外,凡有批语的大典本都没有刘孝标原注的辑录,而是对原刘孝标注释的裁剪和割裂,有的仅在姓氏后面注名、字或小名,也不标明出处,而没有批语的大典本则辑录了刘孝标的原注。

二是大典本除了第36则(《品藻》12)有“批”和“批是”的原文可以使我们进行“两人所下的批语或注语”的推测外,没有区分刘应登注语和刘辰翁批语,我们今天已经很难说哪一部分是刘应登的注语,哪一部分是刘辰翁的批语。今凌蒙初刻本、赵西陆校释本、朱铸禹集注本、刘强的会评本作了刘应登和刘辰翁的区分,但这种区分是否准确?到底是刘应登在前、刘辰翁在后还是相反?事实上,今天有刘辰翁批语和有刘应登注释的《世说新语》通行本所作的区分至少与大典本不尽相同。本文所作的区分也仅仅是一种推测。大典本不作“二刘”的区分,很可能原刊本就是样子。

①刘强:《〈世说新语会评〉序》,凤凰出版社,2007年,第4页。

②潘建国:《〈世说新语〉元刻本考——兼论“刘辰翁”评点实系元代坊肆伪托》,《文学遗产》2009年第6期。

三是用大典本与今天通行的刘应登、刘辰翁批注本相校,除个别异文外,大部分的内容基本上相同。我们虽然还没有材料证明大典本就是宋代的版本,但至少可以从上面的分析看出,批评者极有可能就是刘应登和刘辰翁,只因为今天的《永乐大典》为残本,我们已经无法完全看到大典本《世说新语》的全貌,也很难区分二刘各自的批语。

大典本《世说新语》在内容上与今通行本《世说新语》时有互异,除了可以用来校勘、考证有批语的元刻本、明代凌蒙初刻本、今赵西陆批校本、朱铸禹集注本和刘强会评本外,还可以用来校勘、考证无批语的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、徐震堦《世说新语校笺》、杨勇《世说新语校笺》、龚斌《世说新语校释》等通行本,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。尤其是在版本来源上,大典本至少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现存元刻本之一,可与现存元刻本进行比勘,以进一步明确元刻本中“刘辰翁批语”作者的真伪,这对我们加深《世说新语》及其批语的研究有很大的用处。

三、大典本《世说新语》辨正举隅

《永乐大典》自卷九二二至卷一四一二四共辑录《世说新语》149则。有批语的部分均出自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一六〇三,为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篇文,有的直接用“批”字或“言”字;有的不用,直接下批语。无批语的部分散录于各卷。现参以有批语的赵西陆《世说新语校释》(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6年版,以下简称“赵本”)、范子烨、刘志庆整理的明凌蒙初刻本(电子版),见《范子烨、刘志庆〈世说新语〉批语辑稿》(见<http://www.ilf.cn/Mate/45000.html>,以下简称“凌刻本”)、刘强《世说新语会评》(凤凰出版社,2007年版,以下简称“刘本”)、朱铸禹《世说新语汇校集注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12月版,以下简称“朱本”)和无批语的中华书局1999年2月景印日本前田氏所藏宋绍兴八年广川董棻据晏殊校定本所刻《世说新语》(以下简称“宋本”)及其附录的唐写本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据光绪十七年王先谦思贤讲舍刻本景印《世说新语》(以下简称“王本”)、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年12月第1版,以下简称“余本”)、徐震堦《世说新语校笺》(中华书局,1984年4月第1版,以下简称“徐本”)、杨勇《世说新语校笺》(台湾正文书局有限公司,2000年5月第1版,以下简称“杨本”)、龚斌《世说新语校释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年12月第1版,以下简称“龚本”)各本,分别以《世说新语》正文异同的部分、刘孝标注文异同的部分、正文与孝标注文均有异同的部分、疑刘应登与刘辰翁批注语的部分四类,择其中需要考辨者如下。若一则中兼有三、四类的则归入第四类考辨。

须要说明的是,大典本《世说新语》刘孝标注和疑为刘应登与刘辰翁的批语原为双行小字,有的以间注的形式出现,有的以尾注的形式出现,现仍以小一号字出之,但疑为刘应登注和刘辰翁批注语的以黑体标明。序号为笔者所编

《永乐大典》辑录《世说新语》的序号,括号内的篇名和数字为今通行本《世说新语》的篇名和序号。大典本与通行本各本完全相同者不出校。为节省篇幅,无论正文与注文,只引有异之文字,其余较长文字一律以省略号显示。

(一)《世说新语》正文异同的部分

第5则(《假谲》9):

温峤丧妇,……乞请存活[1],……。 (《永乐大典》卷二六零五。以下止出卷数。)

(1) 乞请存活,各本作“乞粗存活”。今按:疑作“乞请存活”是,“乞请”为魏晋习语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诸葛恪传》曰:“恪父瑾面长似驴,孙权大会群臣,使人牵一驴入,长检其面,题曰诸葛子瑜。恪跪曰:‘乞请笔益两字。’因听与笔。……”赵幼文《曹植集校注》卷一《请祭先王表》:“臣欲祭先王于北河之上,羊猪牛臣自能办,杏者臣县自有。先王喜食鰿鱼,臣前以表,得徐州臧霸上鰿二百枚,足以供事。乞请水瓜五枚,白柰二十枚。”粗、请,形近而讹。

第16则(《方正》54):

王、刘与桓公共至覆舟山看,酒酣后,刘牵脚加桓公颈。桓公甚不堪,举手拨去。既还,王长史语刘曰:“伊詎可以形色加人[1]?”(二九九九)

[1]各本“人”下有“不”字,朱本“人”下有“否”字,云:“《世说抄撮》曰:‘形色与声色意同,此言彼如何可以声色加诸人乎?’案魏晋重门阀,桓出身行伍,故不为时所重,而王甚且詈为老兵(见下“王文度为桓公长史”条)。此王濛之言,亦犹此意,谓桓卑微不当以声色凌人也。临川取此为方正,其亦存斯见欤?否则,岂有以足加人颈之无理举动反责人不当以形色加人,而尚得谓为方正?”赵西陆《校释》、朱铸禹《集注》引刘应登曰:“薄温之辞。”刘强《会评》“辞”作“词”。今按:疑大典本是。“不”疑衍;“否”又恐因“不”而讹。“不”在《世说新语》中,多在句尾作为诘问词使用,意同“否”。如《文学》篇“支道林、许、谢盛德共集王家”则,“许(询)便问主人有《庄子》不,正得《渔父》一篇”。又《尤悔》“王大将军起事”则“大将军至石头,问丞相曰:‘周侯可为三公不?’又问:‘可为尚书令?’”上引两“不”字,大典本均作“否”。“伊詎可以形色加人”句式与《世说新语·忿狷》篇“王司州乘雪往王螭许”则“汝詎复足与老兄计”相同,意为“他怎么可以对人发脾气呢?”此正是王濛看不起桓温的口气,以显其方正之态,如赘以“不”字,反使句意难明。

第75则(《品藻》55):

王右军问许玄度:“卿自言何如安石?”许未答。王因曰:“安石故相与[1]雄,阿万当裂眼争邪?”(一一六〇三)

[1]与,余本、王本、赵本作“为”。余各本同大典本。今按:疑作“与”是。王引之《经传释词》卷一“与”曰:“家大人曰:与犹为也(原注:此“为”字读平声。)。《韩子·外储说左篇》曰:‘名与多与之,其实少。’言名为多与之而其实少也。《西周策》曰:‘秦与天下罢,则令不横行于周矣。’言秦为天下所疲也(今本作“秦与天下俱罢”,“俱”字乃后人不晓文义而妄加之。辩见《读书杂志》——原注)。《秦策》曰:‘吴王夫差栖越于会稽,胜齐于艾陵,遂与勾践禽死于千隧。’言为勾践所禽也。”“故相与雄”即“故相为雄”,羲之言谢安与许询不相上下。

第109则(《言语》15):

嵇中散语赵景真……赵答曰：“尺表能审旋衡〔1〕之度，寸管能测往复之晷〔2〕。……”（一一六〇三）

〔1〕旋衡，各本作“玕衡”。今按：旋，一作“璇”。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卷九下《释地》曰：“《说文》：‘璿，美玉也。’引僖二十八年《左传》‘璿弁玉纓’。今本‘璿’作‘琮’。《尧典》‘在璿机玉衡’，马融注：‘亦云美玉。’《天官书》作‘旋’；《后汉书·安帝纪》作‘璇’，并字异而义同。”旋衡，“璇机玉衡”的省称，又称“璇机”、“机衡”，即古之浑天仪。〔4〕晷，各本作“气”。今按：疑作“晷”是。“测往复之晷”，即测晷影，用以制定历纪。璇玑、晷影上的刻度尺寸虽小，却能观天测象，以之治政。景真以喻其识鉴之宽广深远。

第113则（《赏誉》51）：

王敦为大将军，……于时谢鲲为长史，敦谓鲲曰：“不意永嘉之末〔1〕，复闻正始之音。阿平若在，当复绝倒。”。（一一六〇三）

〔1〕永嘉之末，各本作“永嘉之中”。今按：《晋书·卫玠传》、《御览》卷四四六引作“永嘉之末”。《晋书·谢鲲传》：“左将军王敦引为长史，以讨杜弢功封咸亭侯。母忧去职，服闋，迁敦大将军长史。时王澄在敦坐，见鲲谈话无勑，惟叹谢长史可与言，都不眴敦，其为人所慕如此。”本书《方正》篇“王大将军当下”则注引《晋阳秋》曰：“王澄为荆州，群贼并起，乃奔豫章。而恃其宿名，犹陵侮敦。敦使勇士路戎等搯而杀之。”王敦讨杜弢在泰始六年，王澄、卫玠均卒于该年。

（二）刘孝标注文异同的部分

第126则（《德行》14）：

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。……家有一李树，结子殊好，母恒使守之。时风雨忽至，祥抱树而泣。萧广济《孝子传》曰：“祥后母庭中有李，始结子，使祥昼视鸟爵〔1〕，……”（一四五三七）

〔1〕爵，宋本、刘本、朱本、龚本、杨本同。余各本作“雀”。龚斌《校释》：“按：‘爵’同‘雀’。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：‘为从驱爵者，鹇也。’”今按：王先谦《释名疏证补》卷五：“栢，旅也，连旅旅也。或谓之櫟。櫟，绵也。绵连榱头使齐平也。上入曰爵头，形似爵头也。孙诒让曰：‘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“绵联房植”，高注：“绵联，联受雀头著榱者。”（今本“绵”误“县”，此从王氏念孙校正。）’《方言》：‘屋栢谓之榱。’郭注：‘雀栢即屋檐也。亦呼为连绵，连绵即绵连之倒文。雀栢亦即雀头也。爵、雀字通。’”

第136则（《品藻》25）：

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。……《温氏谱序》曰：“晋大夫郤至〔1〕封于温，子孙因氏。居太原祁县，为郡著姓。”（二〇三〇八）

〔1〕郤至，宋本作“郗志”。余各本同大典本。今按：宋本误。郤，俗作“郢”；郢，又讹作“郗”。郢、郗实为二姓。臧励馥等编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附录《姓氏考略》曰：“《路史》：‘苏氏之子封于郢，为郢氏。’望出高平。黄长浚《法帖刊误》：‘晋郢姓，自太尉鉴以后，遂为江右名宗，读如《尚书》絺绣之絺，世人俗书郢讹作郢，呼为郢洗之郢。此大谬也。郢洗，晋大夫郢穀之后；郢鉴，为汉御史大夫郢虑之后。姓源既异，音读自分。’”

（三）正文与孝标注文均有异同的部分

第17则（《言语》73）：

刘尹云：“清风朗月，辄思伏玄度。”《晋中兴士人书》〔1〕曰：“能清

言〔2〕,于时士人皆钦慕仰爱之。”(二九九九)

〔1〕《晋中兴士人书》,杨本作《晋中兴书》。余各本同大典本。杨勇《校笺》:“兴下,宋本有‘士人’二字,疑衍。《隋志》无此书,今删。”徐震堃《校笺》:“《晋中兴士人书》,当即《晋中兴》书,‘士人’二字疑衍。”赵西陆《校释》:“《文选》江淹《杂体诗》注引作《晋中兴书》。《书钞》作《晋中兴士人书》。”今按:叶德辉《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》:“按此《中兴书》中之一‘士人’,疑即‘文苑’之别名。”〔2〕王本、余本、赵本、徐本、刘本作“许珣能清言”;宋本、杨本、朱本龚本作“许询能清言”。徐震堃《校笺》:“许珣,影宋本作‘许询’,是,《晋书》孙绰、谢安等传并同。”赵西陆《校释》:“《类说》卷三一引‘朗’作‘明’。”又引《蒙求》卷下曰:“刘真长夜在简文座,慨然叹曰:‘清风朗月,恨无玄度。’”

第125则(《汰侈》8):

晋石崇与王恺之争豪,恺之,武帝甥也〔1〕。帝每助恺,尝以一珊瑚,高二尺许,赐恺。枝柯扶疎,世罕其比。恺以示崇。崇视訖,以铁如意击之,应手而碎。恺既惋惜,又以为疾己之宝,……《异物志》〔2〕:“珊瑚生大秦国,有洲在涨海中,距其国七八百里,名珊瑚树洲。……三年色赤,便以铁钋〔3〕其根,……”(一四五三六)

〔1〕杨本、余本、王本、刘本、龚本、徐本、赵本作“武帝恺之甥也”。宋本、朱本作“武帝恺之舅也”。朱铸禹《彙校集注》引王利器曰:“各本‘舅’作‘甥’,《太平广记》卷二二六引亦作‘甥’,是;《晋书·王济传》也说:‘王恺以帝舅奢豪。’”今按:作“武帝恺之甥也”是,大典本误。《晋书·外戚·王恂传》:“王恂,字良夫,文明皇后之弟也。(中略)恂弟虔、恺。”又《王恺传》:“恺既世族国戚,性复奢侈,用赤石脂泥壁。石崇与恺将为鸩毒之事,司隶校尉傅祗劾之,有司皆论正重罪,诏特原之。由是众人企畏恺,故敢肆其意,所欲之事无所顾惮焉。”〔2〕各本作“《南州异物志》”,疑是。今按:《隋志》著录:“《南州异物志》一卷。吴丹阳太守万震撰。”章宗源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:“《唐志》同。《世说·汰侈》篇注‘珊瑚生大秦国’、《左传说公》《正义》‘象身倍数牛,目则如豕,鼻长七八尺’、《汉书·武纪》注‘能言鸟有三种,白及五色者性尤慧’、《文选·江赋》注‘鸚鵡螺状如覆杯’,并引万震《南州异物志》。”〔3〕各本“钋”下有“发”字。今按:疑大典本是。王先谦《释名疏证补》卷三:“操,钋也,手出其下之言也。叶德炯曰:‘《说文》:钋,叉取也。从金,少声。此本字也,俗借用抄。’《一切经音义》二引服虔《通俗文》‘遮取谓之抄掠’是也。叉取、遮取,皆从后袭取之词。‘手出其下’,正钋之本义。”《说文》段注:“叉者,手指相遣也,手指突入其间而取之,是之谓钋。字从金者,容以金铁诸器刺取之矣。”“铁钋其根”,恐谓以铁器从珊瑚树下截断其根而取之。

(四)疑刘应登与刘辰翁批注语的部分

第3则(《方正》11):

武帝语和峤曰:“我欲先痛骂王武子济,……臣不能使疎者亲〔1〕,以此愧陛下。”(二四〇八)

〔1〕杨本作“他人能令疎亲,臣不能使亲亲”;余本作“它人能令疎亲,臣不能使亲疏”;刘本作“他人能令疎亲,臣不能使亲疏”;宋本作“他人能令疎亲,臣不能使亲疎”;赵本作“它人能令疎亲,臣不能是疎亲”;王本作“它人能令疎亲,臣不能使亲疎”;徐本作“它人能令疎亲,臣不能使亲疏”;朱本作“他人能令疎亲,臣不能使亲疏”;龚本作“它人能令疏

亲,臣不能使亲疏”。赵西陆《校释》引刘盼遂笺曰:“按《晋书·王济传》、《通鉴·晋纪》皆作‘他人能令亲疏,臣不能令亲亲’,揆之情实,较《世说》为长。”赵又校“疎”为“疏”。朱铸禹《集注》、徐震堃《校笺》同刘说。杨勇《校笺》按曰:“和峤,王济之姊夫;王济妇常山公主,《文选·楮渊碑文》《注》引王隐《晋书》,云为武帝姊。甄德妇广德公主,为文明王皇后出。《晋书·后妃传》:‘文明王皇后生武帝、辽东悼王定国、齐献王攸、广德公主。’则常山、广德二主,实武帝之姊妹。今王济等谏请勿出齐王,武帝勿从,正是不能使亲亲之意也。《世说》误。”今按:疑大典本是。大典本“他人能令亲者疎”,指荀勖等谗害齐王司马攸一事。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“时人共论晋武帝出齐王之与立惠帝,其失孰多”则注引《晋阳秋》曰:“齐王攸,字大猷,文帝第二子。孝敬忠肃,清和平允,亲贤下士,仁惠好施。能属文,善尺牍。初,荀勖、冯紵为武帝亲幸,攸恶勖之佞,勖惧攸或嗣立,必诛己,且攸甚得众心,朝贤景附。会帝有疾,攸及皇太子入问讯,朝士皆属目于攸,而不在太子。至是勖从容曰:‘陛下万年后,太子不得立也。’帝曰:‘何故?’勖曰:‘百寮内外,皆归心于齐王,太子安得立乎?陛下试诏齐王归国,必举朝谓之不可。若然,则臣言徵矣。’侍中冯紵又曰:‘陛下必欲建诸侯,成五等,宜从亲始,亲莫若齐王。’帝从之。于是下诏,使攸之国。攸闻勖、紵间己,忧忿不知所为。入辞,出,呕血薨。”“臣不能使疎者亲”,疑指王济竭尽全力劝谏武帝勿出齐王而不果之事。《资治通鉴》卷八十一《晋纪》三《世祖武皇帝》中载:“于是扶风王骏、光禄大夫李熹、中护军杨琇、侍中王济、甄德皆切谏,帝并不从。济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长广公主俱入稽顙涕泣,请帝留攸。帝怒,谓侍中王戎曰:‘兄弟至亲,今出齐王,自是朕家事,而甄德、王济连遣妇来,生哭人邪?’乃出济为国子祭酒,德为大鸿胪。”“亲者疎”,“疎者亲”,两相对举,事义更彰,且语流更顺。王济此语,意思与朱浮《为幽州牧与彭宠书》中的“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,而为见仇者所快”相似,根子则在桀纣“亲者疏之,贤者贱之”的亡国之鉴。

第36则(《品藻》12):

王大将军在西朝时,……批:“未尝不自知。”“批是谓在洛时,敦尚畏顗,过江后敦渐得志,不复惮矣,故叹曰:‘不知是我进乎,伯仁退乎。’”

〔1〕(一一六〇三)

〔1〕凌刻本、刘本同。朱本、赵本无。自“批是谓在洛时”至“伯仁退乎”,刘本作“刘应登云”。今按:《世说新语》评点本为刘辰翁(1232-1297)所作,而刘辰翁的评点则在刘应登(生卒年不详)《世说新语》批注本基础上完成的。朱铸禹先生据刘应登自序“丙戌长夏,病思无聊,因手校家本,精划其长注,间疏其滞义,明年以授梓。乃五月既望梓成”考证,刘应登批注本的完成时间当在元至元二十四年(1287)^①。今大典本“批是”前恐为刘应登语,疑凌刻本、刘本倒置。

第38则(《品藻》15):

王大将军下,庾公问:“闻卿有四友,何者是?”答曰:“君家中郎、我家太尉、阿平、胡母〔1〕彦国。阿平故当最劣。”庾曰:“似未肯劣。”王谦言其宗人不及〔2〕。庾又问:“何者居其右?”王曰:“自有人。”又问:“何者

^①朱铸禹:《世说新语彙校集注·序例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4页。案:刘强《世说新语会评》附录《〈世说新语〉旧序九则·刘应登序》“丙戌”作“丙辰”(凤凰出版社,2007年,第525页),如此,则刘应登成书当在南宋保佑元年(1256),录此备考。

是？”王曰：“意〔3〕其自有公论。”左右蹶公，公乃止。庾公此问甚烦，宜王敦〔4〕如无人。（一一六〇三）

〔1〕母，宋本同大典本。余各本作“毋”。赵西陆《校释》：“宋本‘毋’作‘母’，注同。”今按：疑大典本是。《元和姓纂》卷三：“胡母。齐宣王母弟，封母乡，远本胡公，因曰胡母氏。汉有太史胡母敬。”〔2〕王谦言其宗人不及，凌刻本、刘本作刘应登注，凌刻本“宗”作“众”。赵本无。今按：疑作“宗”是。阿平，即王澄，为大将军王敦同族之人，如作“众人”，则与王敦“谦言”的语义不相符合。〔3〕意，各本作“噫”。今按：“噫”通“意”。《庄子·在宥》“鸿蒙曰：‘乱天之经，逆物之情，玄天弗成；解兽之群，而鸟皆夜鸣；灾及草木，祸及止虫。意，治人之过也！’”陆德明《释文》：“本又作噫。”意，不平声。《史记·鲁仲连邹阳列传》“鲁仲连曰：‘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。’新垣衍怏然不悦曰：‘噫嘻，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！’”司马贞《索隐》曰：“上音依。噫者，不平之声。下音僖。嘻者，惊恨之声。”〔4〕敦，凌刻本作“或”，朱本、赵本无。刘本同大典本。今按：大典本是。敦、或，形近而讹。刘本、凌刻本作刘应登注，疑是。

第46则（《品藻》23）：

王丞相辟王蓝田为掾，庾公问丞相：“蓝田何似？”王曰：“真独简贵，不减父祖；旷然淡处〔1〕，故当不如尔。”言述性褊也〔2〕。（一一六〇三）

〔1〕旷然淡处，宋本、朱本、刘本同。余各本作“然旷淡处”。赵西陆曰：“宋本、沈校本‘然旷’作‘旷然’。”今按：《品藻》目人，多用四字，如“陶冶世俗，与世浮沉”（第3则），“清蔚简令”、“温润恬和”、“高爽迈出”、“清易令达”、“弘润通长”、“洮洮清便”、“远有致思”（第36则）；且两两相对，如“萧条方外，亮不如臣”与“从容廊庙，臣不如亮”（第22则），“端委庙堂”与“一丘一壑”（第17则），“高情远致”与“一吟一咏”（第54则），“思理伦和”与“志力强正”（第63则）。此“真独简贵”与“旷然淡处”正好相对而言，谓王述真率简约超过其父王承、其祖王浑，但旷达淡泊却不如。〔2〕凌刻本、刘本同。朱本、赵本无。今按：《尔雅·释言》：“褊，急也。”郝懿行《义疏》曰：“褊者，衣之急也。《贾子·道术》篇云：‘包容容易谓之裕，反裕为褊。’”性褊，指王述心胸狭窄。《世说新语·仇隙》：“王右军素轻蓝田，蓝田晚节论誉转重，右军尤不平。蓝田于会稽丁艰，停山阴治丧。右军代为郡，屡言出吊，连日不果。后诣门自通，主人既哭，不前而去，以陵辱之。于是彼此嫌隙大构。后蓝田临扬州，右军尚在郡。初得消息，遣一参军诣朝廷，求分会稽为越州，使人受意失旨，大为时贤所笑。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，以先有隙，今自为其宜。右军遂称疾去郡，以愤慨致终。”批语可谓切中王述狷隘要害。

第59则（《品藻》38）：

殷侯既废，桓公语诸人曰：“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，我弃去，已辄取之，故当出我下。”批：“此语能长人格价。”〔1〕（一一六〇三）

〔1〕朱本、刘本同。赵本无。凌刻本“格价”作“价格”。今按：疑作“格价”是。“格价”为宋时习语，意为“层次”、“境界”。刘辰翁《须溪集》卷六《赵仲仁诗序》曰：“乃古诗十四五可取，至五言十可二三，七言视五言又难得。第其格价，故当独以古胜。”《近思录》卷三《致知》曰：“明道先生曰：学者不可以不看诗，看诗便使人长一格价。”

第70则（《品藻》49）：

谢万寿春败后，简文问郗超：“万自可败，哪得乃尔失卒情？”超曰：

“伊以率任之性，欲区别智勇。”批：“人人有区别，意〔1〕正是失卒情处，可以为戒。”（一一六〇三）

〔1〕凌刻本、朱本、刘本无“意”字。今按：疑大典本是。此“意”字即孟子“以意逆志”之“意”，为料度之意。批语谓谢万兵败寿春是因为失掉士卒之心，而失掉士卒之心的原因在批者看来，是谢万草率任性，恣意划分部属智勇的高下，导致任免赏罚没有客观公正的标准，这是带兵的大忌。《简傲》篇“谢万北征，常以啸咏自高，未尝抚慰众士。谢公甚器爱万，而审其必败，乃俱行，从容谓万曰：‘汝为元帅，宜数唤诸将宴会，以说众心。’万从之。因召集诸将，都无所说，直以如意指四坐云：‘诸君皆是劲卒。’诸将甚忿恨之。谢公欲深箸恩信，自队主将帅以下，无不身造，厚相逊谢。及万事败，军中因欲除之。复云：‘当为隐士。’故幸而得免”可证。

第79则（《品藻》59）：

孙承公纯〔1〕，云：“谢公清于无弈〔2〕谢弈，字无弈，润于林道。陈逵，字林道。”批：“谁知二贤，只见谢公‘清’、‘润’耳。”（一一六〇三）

〔1〕各本“公”下无“纯”字，疑为刘应登注。孙纯，应为孙统。刘孝标注引《中兴书》曰：“孙统，字承公，太原人。善属文，时人谓其有祖楚风。仕至余姚令。”统、纯，形近而误。〔2〕弈，赵本、宋本、王本、龚本同大典本。余各本作“奕”。《德行》篇“谢奕作剡令”则杨勇《校笺》：“谢奕，宋本作‘谢弈’，非。今依各本。汪藻《谢氏谱》、《贤媛篇》26注、《忿狷篇》5均作‘谢奕’，是。”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